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5  
28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芬奇先生	(意大利)
理事国：贝宁	波亚先生
中国	赖亚力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意大利	杰克逊先生
日本	安培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本哈亚勒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伊娄加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哈马舍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卡杜马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

请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四时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147)

主席: 按照昨天第一九四四次会议的决定, 我现在在安理会的同意下, 根据《宪章》第31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 请赞比亚、南非、毛里塔尼亚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 但无表决权。

按照安理会的另一决定, 我要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 再请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代主席和该委员会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 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 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代主席贾帕尔(印度)先生, 和该委员会其他代表团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 南非代表博萨先生, 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 此外, 我还接到古巴、埃及、利比里亚和扎伊尔代表的信, 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项目。因此, 根据惯例, 我建议安理会同意邀请上述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有限, 我请古巴、埃及、利比里亚、扎伊尔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依照惯常有一项了解, 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的议席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 古巴代表阿科斯塔先生, 埃及代表艾哈迈德先生, 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先生; 和扎伊尔代表翁巴·迪·吕泰特先生, 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我收到了索马里常驻代表阿卜迪拉扎克·哈吉·侯赛因大使阁下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名义，给我的一封信。信上说：

“我谨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要求安全理事会容许我就目前议程上的项目发言。”

安全理事会前些次曾邀请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代表参加审议议程上的事项。因此，我现在可以依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规定，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表侯赛因大使。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的时刻请侯赛因大使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我还接到贝宁常驻代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西南非纳米比亚人民组织副代表恩武拉先生。这封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2154 号文件印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接受要求，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恩武拉先生。

就这样决定。

我将在适当时刻请恩武拉先生向安理会发言。

在安理会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以前，我要借安理会的时间就今天凌晨中国北部发生大地震的最新消息，说几句话。我确信我可以代表我的全体同事，对中国发生这样空前大规模的灾难表示深切的震惊和难过。我请中国代表，赖大使，向他的政府转达大家今天在这里表示的真挚伤痛和深厚关切。数月前我国也发生过一场同样的灾难，因此对我个人而言，我要表示格外同情的慰问。我确信，安理会全体理事都希望，中国虽然发生这样大地震，但其人民所受到的生命和物质损失，不

会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重大，也不会象其它国家在同样天灾中所遭受的那样重大。

博亚先生（贝宁）：主席先生，这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你任主席这个月以来，我们第二次接到非洲提出的关于一件严重的侵略行动的控诉了。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这一次能在你敏锐、无私的主持下，做出有效的努力，客观地审查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进行的侵略行动。

在我们处理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行动问题时，自私自利的作风竟然得逞，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十分失望；那次辩论的结果开创了一个危险而令人忧虑的先例，因为它鼓舞了最强的大国把意志强加于他国。

我们相信，那些为着保护、鼓励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而公然蔑视一个非洲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造成这种可憾情况的安理会理事，是非常清楚他们这一行动的意义。

贝宁人民共和国深信，无论怎样反复使用否决权这一反民主的武器，无论怎样讹诈勒索，无论怎样玩弄国际帝国主义不道德的政治手段，都掩盖不了真理，阻止不了正义在必要时获得胜利。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做了这样简短声明后，要大大倚重你的才德来指导安理会辩论这项重要问题了：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采取侵略行动，侵入赞比亚领土三十公里，结果造成了二十四人死亡，四十五人重伤，十六人失踪，以及邻近田地与村民财物的损失。这次事件只是一系列每日侵略及奴役行动的一部份，使赞比亚和南部非洲的非洲国家遭受损害。这些不断的，无理性的侵略行动造成了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极严重威胁。

沃斯特集团的种族主义政权现在陷入双重的非法地位了。它在侵犯赞比亚主权时，使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它非法地占领了这块领土，违反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求它无条件、立即撤出该领土的一切决议和决定。

因此，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极其清楚的。我国代表团要预先谴责那些无耻保护沃斯特者的一切阴谋，也要预先谴责那些口是心非，纯为一时方便而指责种族隔离这个最卑鄙制度的人，因为他们在情况显然需要以具体行动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这个剥削、压迫南非人民的政权时，却只采取软弱的、虚伪的行动。

在种族主义者“贪得无厌”的规律支配下，南非种族主义者一再犯下了侵略的罪行，昨天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今天侵犯赞比亚共和国，也许明天要侵略另一个非洲国家，这些行动雄辩地说明了，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处境越来越复杂了，因为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被压迫的人民要求加速解放，终止这种可耻非人的压迫的决心越来越坚强了。

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随着其自身所面对的危险的增加而一天大过一天，这一点是越来越清楚的了。

现在，我不做任何评论，我只请安理会注意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巴黎世界报第六页所载的美联社从开普敦发出的两则通讯。第一则说：

“罗得西亚。许多退伍的外国兵士加入了史密斯的军队。开普敦。据南非治安人员说，七月二十日，星期四，索尔兹伯里的手榴弹爆炸声标志着罗得西亚开辟了一个新战场。他们说：‘我们就象我们的罗得西亚对手方一样，料定了会有这些行动。这是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三个游击战场以外的第四战场：城市恐怖主义立场。’

“在罗得西亚首都，这种新的战争升级似乎已为当地欧洲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因为年青的警察都派去守卫前线，城市的巡逻工作由比较年老的人担任；因此加强城市的防御，只有征召后备警察了。由于目前的紧张局势，每月平均有1,000名罗得西亚人离国出走。史密斯内阁为了阻遏这股逃亡，已采行了限制性措施，南非当局也限制发给罗得西亚人签证。然而，大多数白人似乎

已决定留着不走了。此外，罗得西亚还来了许多外国人。这些人多半是从前来过这里与黑人民族主义者作战的军人。根据一项情报来源，罗得西亚新征募的军队中，约有百分之八十是美国人，南非人和英国人。”

第二则报道说：

“据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罗得西亚——新西兰友好会的一位领袖报称，约有一百名新西兰人要在罗得西亚服志愿兵役，据说其中二十名已在六个月前到达了。据报导，这次征募的每名士兵月饷一千美元，外加飞机票一张。”

正如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并多次宣布的，对于有步骤地消灭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这一原则是绝不妥协的。那些继续违反武器禁运的政府和帮助种族主义者生存的跨国公司都是非洲解放斗争的敌人。某些国家的体育组织与种族主义的体育组织维持密切关系，它们现在应该认识到这种不正当行为的不正当程度和它们对国际体育运动精神的伤害。

就贝宁人民共和国而言，我们绝不同这个以暴力强加于受压迫人民的沃斯特——史密斯集团对话，绝不同他们缓和。

贝宁人民共和国将继续驳斥、谴责及在必要时打击帝国主义为了征服自由战士——他们已经为民族解放做了重大牺牲——而正在企图开展新策略。任何策略只要基于所谓和平谈判这个帝国主义诡计，那就有沾染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嫌疑，因此绝对同该地区受压迫的群众的基本利益相冲突。

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正属于这种策略的范围之内，它纯是一种讹诈，其目的在于阻止该区域各国与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对抗，阻止它们提供非统组织所规定的兄弟般援助，使非洲从一切内外压迫中获得彻底解放。这就是贝宁，同整个非洲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必须直接关怀的理由。

现在，每个人都一定看清楚了，以“对话”或“和平谈判来结束南部非洲少数

种族主义政权”只不过是一套空话，或是一贴催眠药，它们最终是帮助维持并加强沃斯特及其集团的地位的。

正如许多发言人所强调的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是非洲的控诉——是整个非统组织提出的控诉。

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从现在起，安理会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阻止这种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强盗行径，就实在找不出什么籍口来了。

最后，我要说，那些自私自利，支持沃斯特政权的人必须知道，时代已经不同了。

至于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我们只要他们晓得他们不是永远都能侵略安哥拉和赞比亚而不受惩罚的。因为南部非洲的人民已经觉醒了；阿扎尼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的人民正在动员，加紧他们对卑鄙的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政权的斗争。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赞成你所说的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赖大使转达我们对最近地震的受害者和遭受的物质丧失，表示衷心的慰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会讨论南非屡次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行为。

赞比亚外交部长西特凯·姆瓦勒先生阁下在他的清晰、全面的发言里，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作用的关于南非侵略赞比亚的事实和资料。他叙述今年南非好几次如何侵犯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践踏了本组织宪章的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规则。

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不是南非第一次侵犯了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不是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要处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犯下的侵略南部非洲独立国家的罪行。关于这一点，安理会回顾其第300(1971)号决议要求南非充分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安理会警告南非，要是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或领土完整，安理会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将重新开会详细审议该地区的局势。

现在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再次处理南非的侵略行为，这一个事实一方面证明南非一点也不打算遵守安理会的命令，另一方面也证明安全理事会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不足以约束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当局。

当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被另一个国家侵犯时，安全理事会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认为安理会更有必要履行其职责，因为这些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是非洲的一个方兴未艾无力自卫的国家。我们也认为这个世界组织存在的理由正是要保护受到侵略的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确实，南非使用武力侵略赞比亚的行为不是公开的行为，就象对安哥拉的侵略行为一样。此外，南非现在还不敢公开攻击赞比亚。但是我们不认为安理会应该等到事情发生才处理。我们认为，安理会对于七月十一日的行为不应当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就等于鼓励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因此我们不应该等到南非支持这些行为时，或直到孤立的侵略行为变为南部非洲普遍爆发的局面时采取行动。

安全理事会现在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这种可能性。安全理事会这样做也就是执行本组织的主要职责，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免除和消弥对国际和平的威胁。

南非使用武力从纳米比亚领土出兵侵略赞比亚。南非利用这个具有国际地位的领土作为攻击邻国的基地，这再次显示了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和种族主义及种族隔离政策继续存在，成为紧张局势、侵略和冲突的永久根源，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国际法院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南非占领纳米比亚的非法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都要求南非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它的管理机构及武装部队。因此，不可否认的，南非非法盘踞纳米比亚，是公然不顾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是必然不顾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神圣权利。

本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第269(1969)号决议承认了纳米比亚人民反抗南非当局非法留驻纳米比亚的斗争的合法，并要求所有国家加紧向进行斗争反抗外国占领的纳米比亚人民，提供道义和物质援助。到目前为止，南非蔑视了联合国并拒绝遵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立即撤除其在纳米比亚的整个占领行政机关的决议。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我们也应当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拒绝离开纳米比亚。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赞比亚提出对南非的控诉是很有根据的。我也认为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行为是对南部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所以，安全理事会应当坚决谴责南非使用武力侵略赞比亚的行为。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有义务采取一切步骤来终止南非对非洲国家的挑衅行为和南非以武力代替法律的政策。

本组织和所有会员国有责任采取明确立场，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支持赞比亚，以便击退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行为。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除非南部非洲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控制，永久的和平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南部非洲人民行使自决、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神圣权利。

最后，我现在再次重申我国同正在进行英勇斗争，保卫独立存在的不可剥夺权利的非洲国家团结一致，罗马尼亚人民要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进行合法斗争，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控制，并充分地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活，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表。因此，我请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侯赛因大使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发言。

侯赛因先生（索马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让我首先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代表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由于自然灾害而遭到的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表示深切的同情。我谨请中国代表转达我们的保证：我们要同中国人民和政府团结一致。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谢谢你，并通过你谢谢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让我有机会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发言。

由于特别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不在总部，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请我代表特别委员会参加这项辩论，转达特别委员会对于种族隔离政权的不断侵略行为的严重关怀。

我不必告诉安理会，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坚决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这只是该政权一长串的罪行之一，并不是该政权犯下的最后一项罪行，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对该政权采取决定性的行动的话。

我们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否认这项罪行，它的发言人昨天在这里重复了一遍，但是我们认为该政权的否认，不值得相信。不久以前，比勒陀利亚政权屡次否认对安哥拉的侵略，直到它的兵士被俘，并出现在罗安达的报端和电视的镜头。

今年五月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哈瓦那举办的根除种族隔离和支持南非解放斗争国际讨论会，认识到南部非洲的独立非洲国家因为对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作有重要贡献，而受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威胁和攻击。讨论会宣布“对援助解放运动的国家的任何攻击就是对国际社会的攻击”。讨论会强烈要求非洲和其他国家发展一套能够迅速应付任何侵略的国际合作办法。

非洲统一组织在毛里求斯开会，于七月七日通过了赞比亚提出的决议，内称南

部非洲少数政权对第一线国家的任何攻击一律作为对整个非洲大陆的攻击论。此外，我要请大家注意到大会第3411C(XXX)号决议，其中宣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负有特别责任。因此，这些第一线国家如果出任南非解放运动的东道国，支持解放南非的合法斗争，那不仅是因为他们是非洲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要履行这种特别责任。

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是在非洲统一组织通过这项决议后几天之内发生的。这次侵略很明显的是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统一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傲慢挑战。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核可国际讨论会的建议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警告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凡是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也就是对专心致力于南部非洲解放事业的联合国的侵略，任何这种侵略都将失败，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特别委员会不断地对南非的庞大的军事集结及其所造成的对非洲大陆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提出警告。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大屠杀的那一年，南非军事预算仅及四千万兰特，而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年，索韦托大屠杀这一年，则增至13.5亿兰特以上。今年的军事预算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几乎是前年的两倍。

若干国家严重违反武器禁运，助长了这种迅速的扩军，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夜郎自大，目空一切，让得意冲昏了头。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南非议会的一位政府官员兰利先生吹牛说——我现在引述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参议院辩论的逐字记录：

“……在南非退出英联邦以后的这个时代里，在殖民主义以后的这个时代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天南非绝对是南部非洲里唯一拥有巨大防卫力量的国家……在南部非洲里，南非是个军事巨人。”

当独立的非洲国家正把它们有限的资源致力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发展事务时，比勒

陀利亚统治者聚集了这些军事力量，梦想着在所谓“撒哈拉之南的非洲”全区里称王称霸。安理会记得，比勒陀利亚政权今年年初对防务法提出一项修正案，把“撒哈拉之南的非洲”划为南非，以便南非国防军采取行动。但是，经非洲国家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谴责之后，该政权又对这项修正案加以修改，粉饰，其中权授权该政权派遣军事部队到世界各地去镇压其所认为威胁南非的任何武装冲突和任何恐怖主义。我现在说的是今年三月通过的防务修正案。

南非政权自从侵略安哥拉失败之后，益发变本加厉，狂妄自大。它大大增加了在纳米比亚境内和在纳米比亚边境上的军事活动，发动了对南非黑人的攻击，终于导致了在索韦托的大屠杀和其后发生的事件。因此，特别委员会对南非侵略赞比亚的罪行一点也不惊讶。

我记得特别委员会屡次指出，南非宣传愿与非洲国家缓和关系并进行对话，其目的无非是掩饰它对国内镇压和对国外侵略而已。现在，人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真面目。

我记得安全理事会被迫屡次审议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公然违反宪章和侵略的行为。特别委员会不断强调必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强制行动。没有采取这样行动，南非政权一直藐视和公然反抗这个庄严组织的各项决议。南非向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宪章的原则挑战而不受处罚，它确信本组织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我只需提到安全理事会三月间通过的关于南非侵略安哥拉的决议和六月十三日通过的关于索韦托大屠杀的决议，这两个决议都立刻被南非政权拒绝了。

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而比勒陀利亚政权又不受任何制裁，那么该政权就可能加强其对内的种族主义镇压和对外的侵略。对赞比亚的侵略就是一个例证。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希望安全理事会——用赞比亚外交部长的话说——实践其责任。我们认为能够迫使比勒陀利亚讲些道理的适当行动就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强制措施。我们坚信任何措施只要不是强制性的，那就一定毫无结果。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仅谴责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并且，如大会的要求，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我们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在南部非洲局势发展的现阶段中应该做的最起码的事。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及代表。我现在就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艾哈迈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给我们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也想向你表示诚挚的祝贺，不但是为了你在这即将结束的一月里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并且是为了你在安理会最微妙而困难的这一时期中主持会务时所表现的明智、外交技巧和高雅的风度。

让我也借此机会来欢迎今天出席我们会议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外交部长。

昨天，由于地震的破坏，中国遭受到人命和财产的损失，安理会主席在发言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表示了团结和慰问之意。我本人和我国代表团也想在此表示同样的慰问之意。

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是赞比亚提出的控诉，即南非屡次侵犯和侵略赞比亚的村庄和公民，并因此侵犯了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埃及感到义不容辞地来参加这个辩论以支持赞比亚的控诉，因为埃及是一个非洲国家，它认为这种侵犯不但是对赞比亚的侵略，也是对整个非洲的侵略。不但埃及，就是所有其他非洲国家和非非洲国家也都要制止这种对一个守法的非洲姐妹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尤其这个侵略者又是一个累犯。它是国际上累犯的一个稀有例子。在过去三十年间，它的行为充分地证明了它决不悔改，始终顽固地藐视宪章的原则，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联合国的权威和《世界人权宣言》。

萨达特总统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方重申了埃及的政策，才向来是而且仍

然是完全支持非洲的团结和非洲非殖民化过程的完成，尤其是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人民以及其他受到统治的非洲人民的尽早获得独立。埃及的政策对于消灭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不管它们在何处发生，也完全始终赞助。

今天面对着安全理事会的问题令人不安的地方不止一端。就拿南非的记录来说吧。南非政府违反人权的项目自从联合国创建以来就继续地存在着。

南非政权拥有一个可耻的记录——它受到大会五十多个决议和安理会二十个决议的谴责，包括一个禁运武器的决议。在收集联合国谴责的游戏或嗜好上，南非只输给它的盟友和支持者以色列。

其实，南非对其邻国的侵略行为使人联想到它最坚定的朋友和盟邦以色列对其远近邻国的所谓“无远弗届”报复政策。两国的类似还不止于此，还包括它们可恶的法律和行为。

南非仅仅对赞比亚一国就已经累积了长期的侵略和侵犯的记录。难道安理会的理事国能够忘记一九七一年十月南非侵略赞比亚时它们对南非的告诫吗？事实上，安理事于一九七一年时决定继续处理赞比亚对南非入侵和侵略的控诉，在这种攻击再发生时重新讨论这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

南非再犯了，安全理事会又碰到了同一个犯者，保有它一贯虚伪的态度，和同一个受害者。

在一连串的公然抗拒联合国的权威，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国际法庭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咨询意见之后，南非现在更变本加厉，一如它在一九七一年十月的做法，以虚伪而令人震惊托词否认对赞比亚这次所控诉的入侵和报复有任何知觉和责任。

安全理事会中那些反对将南非从联合国中驱逐出去的理事国曾经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驱逐并不是对这种犯者最有效的处置方法，联合国应当继续地对南非增加它的劝说力，一步步地增加到正义取得胜利，平等和公理得以伸张为止。那是在一九七四年。但是，南非的言行使得那些即使对它有着好意的也为之失望。

所有大会的呼吁，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和组织有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中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以及中止南非对其邻国的侵犯、侵略和铁腕政策等的决定到现在都没有丝毫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博萨先生昨天在安理会的话使人觉得空洞而傲慢。

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国经过了长期和耐性的努力之后，决定这样的政府不配有本组织会籍的荣誉。因此大会第3207(XXIX)号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重审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安全理事会由于三个常任理事国投以否决票而无法通过决议，所以安理会还在继续处理这问题。

但是南非政府到了如此孤立，如此无耻地公然抗拒联合国权威的地步，以致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时认为一定不能承认南非政府是南非人民真实代表的全权证书。当南非政权依然以蛮横的武力将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强加于大多数人民的头上，大批地屠杀黑种非洲人民，使得和克与沙佩维尔大屠杀最近于一九七六年六年在索韦托重演，甚至超过它的数倍的时候，联合国大会难道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独特而令人震惊的记录。今天赞比亚和整个非洲指控这个国家不断地侵略赞比亚的人民，乡村和主权，并且尤有甚者，它居然对所犯罪行假装不知。南非的记录是有目共睹的；至于赞比亚，我们都知道它是联合国和非统组织中的一个明智，温和和爱好和平的会员，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即使是那些传统上与南非政权保持密切的经济或政治关系的西欧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对纳米比亚，或者是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或者是它对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支持，南非的政策是失败而非法的。最近西欧集团发表了两个宣言：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卢森堡宣言》和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的《欧洲理事会宣言》，其中西欧集团中的九国表示赞成纳米比亚和罗得西亚人民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最近的新闻报导中称，外交界正在向沃斯特先生进行说服工作，使他了解南非急需停止对罗得西亚的史密斯少数政权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并应向史密斯先生

施加压力，要他与该国占多数的黑人获致一个商定的宪法解决。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类似的说服工作指望南非能定出一个早期自该领土撤出的时限，并容许政治活动分子——如西南非民组——参与制定宪法的工作。这一切显然都毫无结果。

非统组织现在与南非政权正在进行一场政治斗争，但是这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对非洲国家而言，再没有比见到南非与非统组织成员之间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更值得高兴的事了。我们当然会非常欢迎南非能听从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的咨询意见，和听从联合国再三呼吁它订出一个早期自纳米比亚撤出的时限。我们当然会欢迎并希望南非改善其最可憎而残忍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法律和做法，以助长一个比较和谐，比较平等，比较健全和人道的社会，在其中占多数的黑人和占少数的白人能够生活在和谐与正义之中。我们当然会欢迎南非放弃罗得西亚破产了的种族主义政权，使用必要的压力使这个白种少数人政权得见亮光，能够响应理智和正义的号召。假如可能的话，我们欢迎这一切，使得受到压迫、蹂躏和绝望的人不必也不去诉诸他们仅有的另一个抉择。但是，这是可能的吗？

在沃斯特先生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在德国举行外交会谈之后不久，南非的一队军队在空军的掩护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击和轰炸了赞比亚西部国境内约30公里的西亚罗拉村。我们听到赞比亚的报导说，24人被杀，45人受重伤。

昨天在本理事会中南非的代表还在表白南非政府的好意与和平的诚意。我们对之应作何想呢？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当真呢？当我们看到，大吹大捧的外交会谈在德国举行了才不过两周，西欧集团呼吁和敦促南非改弦易辙才不过数月，而这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南非依然使用其一贯的报复手段和铁腕政策，拿出同样的理由和一样不可信的托词时，我们怎么能够把南非假装要与其邻国以会谈寻求和平解决的姿态当真呢？

赞比亚的外交部长已经告诉了安理会，有南非空军参与的西亚罗拉事件仅仅在今年内就发生了13次的南非肆意侵略该国事件的最近一桩。但是，南非政权的代表居然有脸——象他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告诉本组织的一模一样——说他们不知道

七月十一日有任何南非对赞比亚的攻击，并且没有授权去进行这样的攻击。

一九七一年十月，当赞比亚受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类似的肆意侵略时，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300(1971)号决议，其中要求南非：

“……充分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并在执行部分第3段宣布：

“……倘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或领土完整，安理会将再行集会依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进一步审查此项情况。”

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后，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说：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给予南非这么轻的申斥是对我们极端不公平的……”

“据我们的了解，刚才通过的决议，尤其执行部分第3段表示，倘若南非对我国的领土完整、对我国的领空和主权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安全理事会定将再开会审议下一步的措施，其中包括依《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的措施。”

(第1592次会议，第17和18段)

南非除了假装对这种事件一无所知的老调之外，对最近这次侵略赞比亚没有提出任何借口。

昨天南非代表将这些入侵和空袭赞比亚的行为加在不负责的非洲颠覆分子身上，并归咎于：

“……南部非洲局势的动乱不定状态。”(第一九四四次会议，第28页)

为什么动乱不定呢？他很轻易地撇开了他自己政府的责任。他进一步富于感情地呼吁“信赖”和“和解”，以达到并维持和平。但是，在什么基础上谈和平呢？和平与压迫性，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法律和做法是无法并存的。信赖和和解在南非警察对索韦托及其他南非城镇中人民的高压手段和南非对其邻国的侵犯下是无法发芽和成长的。

昨天南非代表的发言与他自己政府的行为矛盾，其实是南非作弄赞比亚、非洲和本理事会的精彩表演。虎披羊皮，但是豺狼能易其性吗？根本不可能。

我认为在本组织，在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之前，赞比亚是本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守法而爱好和平的会员，而在南非的眼中，它唯一的罪过大概是它对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争自由的事业抱同情，但这是联合国绝大多数的会员同犯的罪过，也与联合国的许多决议和决定的意旨相合。

赞比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为了帮助联合国对南非的另一同盟——罗得西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执行禁运而勇敢地承受了许多经济上的牺牲和困难。赞比亚由于赞成关于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和罗得西亚的安全理事会决定和大会决议的意向和目的而遭受南非或罗得西亚深入其境内的报复攻击，这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论以任何名目和借口，都不能容许它发生而不加以惩罚或谴责的。

另一方面，在本理事会基于被告地位的是南非少数人政府，一个非法而又自以为是，暴戾而傲慢的政权，它的罪状是逃避责任，使用声东击西的花招和公然反抗联合国的权威和决议。

南非的罪状是屡次从事侵略，不但对其邻国并且也对其占大多数的黑种公民，只不过是为了这些人敢于希望从比勒陀利亚的白种少数人政府的可憎的、高压的和无人道的法律和做法底下寻求出路。

只要南非政府对其邻国和黑种人民的行动和表现比它的代表昨天在安理会所说的话更有力和真实，南非的罪状就再无可疑之处。

安全理事会无疑地可以放手谴责侵略，尤其当它是无情而预谋的屡次突袭、空炸和报复——即使被无耻地予以否认。它不但是对一个小邻国的侵略，也是侵犯本理事会的权威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南非和它的朋友这一次再也不能用虚伪的名目，托词和空口表白和平的意向来避免其应得的谴责；因为庇护它不受谴责只能损害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和尊严。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本人的赞美。下一位发言人是扎伊尔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翁巴·迪·吕泰特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在联合国外交人员这个伟大的家庭里，我是一个新来的人，可是，我既然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我要代表扎伊尔代表团和我自己对于你担任联合国最重要机构之一的主席，向你致热烈的祝贺。

我的国家扎伊尔共和国和你的国家意大利，维持着很有效果的合作，这种合作大可用来作全世界的榜样。因此，我对意大利一个高尚而忠实的国民主持理事会的工作深感高兴。虽然以前许多发言人都有机会强调你工作的微妙和极端困难，可是所有人都乐于指出意大利外交家天赋的能力和品质；我并且注意到每一个发言者都特别提到你个人的能力，因为这无疑是你工作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因此，虽然你的任期将完，我还是要对我们的讨论在你的英明领导之下顺利进行，表示我最好的祝愿。

我现在沉痛地表示与阁下一样，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发生地震，广大地区受灾，造成生命损失和巨大的物质损失，要向中国人民表达衷心的关怀和慰问。

我在这个辩论中就安全理事会所审议的这个问题发言，有下列四个理由。

第一，我国扎伊尔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偏是一个姐妹国赞比亚遭受了攻击，并且我们都知道，它因而受到生命损失。

第二，赞比亚和我国的关系，亲如兄弟，非同寻常。我们有共同的边疆，在某些地区里，我们说同样的语言。边界两边的人民，源出同种。因此，凡对赞比亚有利害关系的事，都是我国扎伊尔所关心的——理由不只有一个。

第三，赞比亚属于第三世界国家集团，属于不结盟集团，也属于我国为其中一部分的非洲大陆。

第四，这是一个关系到自由战士、因此，关系到非殖民化的问题。

好久以来，我们以为这些非殖民化问题就要完结了。可是，我们的希望落了空。我们认为这个自由战士问题是一项神圣事业，因此，对我们有切身的关系。

还不到两星期前，就是在本月份你当主席的时候，理事会收到了非洲和乌干达

共和国所提出的关于以色列侵犯乌干达领土主权的控诉。以色列采取空中行动后还不到一星期，因联合国另一会员国赞比亚对南非侵略提出控诉，理事会又召开会议来审议与之性质相同、严重程度也相同的这些事件。

我不必详述事实的本身；昨天赞比亚外交部长已把那些事实说得十分清楚、精确和简单明了。

昨天南非代表面对了这些严重的指控，显然觉得不安和烦恼；他不否认那些事实，只是以全不知情辩解。

可是，正如昨天毛里塔尼亚代表所强调的，这个策略毫不新奇，不是否认事实，便是转移安全理事会的注意力，使它不能充分负起它的合法责任。这样说来，我们应当真的相信南非代表的话吗？仅仅几个月以前，南非进攻安哥拉，在一些南非士兵被俘以前，它一直否认在安哥拉有任何军队。我们现在知道南非那时在安哥拉有军队；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相信他最近的陈述比相信他先前所作的陈述为多。

人人都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在那个西南非民组营中，曾清楚地看到南非的陆军飞机。那么，象毛里塔尼亚代表问过的，这些鬼怪会是从那里来的呢？无论如何，它们必然是沃斯特和他的刽子手的鬼怪。

现在，我想就南非提议的这项调查说几句话。我真不知这项调查会有什么结果——我相信理事会中每一个人都必然或多或少地会有这种想法。赞比亚外交部长提出了一张令人有深刻印象的南非应负其责的各种行动、挑衅和事件的清单。南非并不否认。可是它一直继续攻击并侵略赞比亚。昨天在这个会议室里的那些代表们都听到了南非代表所作出的模糊不清的陈述。从他所说的话来看，他的好意不容怀疑。他的国家有充分的真诚。让南非去做好了，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我认为先我发言的那些发言人已在这里非常高明地、详尽地指出了这些陈述连考虑都不值得考虑。所以，让我们忘了那篇陈述吧。那篇陈述毫无讨论的价值，毫无反驳的价值。

可是我也很想知道，南非代表是否真的相信他说的话。这是什么善意的姿态？南非向国际大家庭摆出个什么善意的姿态呢？比勒陀利亚政权所知道的只是藐视、傲慢、高压政策、和虚张声势和压制政策。

我还要指出另一项具有代表性的事实，这件事上一位发言人也提到过。被叫到这个理事会来次数最多的是那些国家？被叫到这个理事会来答辩关于它们违反宪章原则、不尊重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决议的控诉次数最多的是那些国家？我想我无需把那些国家的名字说出来。

关于答案不可能有丝毫的疑问，因为正如我的同事埃及代表强调指出的，南非立了最高纪录，在联合国各机构中被谴责了五十次之多。这不是事出无因。无论如何，这显著地说明了有些国家，例如南非等的态度和行为，它们长于有系统地违反宪章原则和联合国各机构的有关决议。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南非继续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我也不知道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怎样能够继续容忍这样一个会员国在这里，它不做什么只是嘲笑和藐视联合国而已。可是，想一下之后，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基本原因，记得在上次以色列侵略乌干达一案的辩论中已经指出了。以色列大使当时就在这个理事会中说，他要指控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软弱无能，狼狈为奸。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理事会有些理事国曾有机会强调过这一点。可是我不得不说，关于这一点以色列代表是对的，我现在要说出道理何在。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能够解释理事会在审议以色列侵犯乌干达领土完整的事项时，竟认为应宣布休会，连作为原则问题谴责一声都没有。在那次辩论时，有些发言人——我现在想到的是几内亚代表——表示非常震惊，认为除非国际大家庭、尤其是联合国、一致斥责这种行动，恐怕就要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几内亚代表甚至还说，既然以色列和南非有交往，料想将来有一天南非会跟着以色列走。我认为几内亚代表说得很对，因为以色列的插手发生在七月三日那个晚上，一星期之后，南非空运部队就进攻赞比亚的一个和平村庄，对赞比亚进行了

侵略。

这就是由于本组织某些会员国的阴谋、同谋和至少漠不关心，所造成的结果。

可是对安全理事会来说，更严重的是这在南非并不是第一次。南非是一个不肯改悔的累犯。它进行侵略，无耻地大肆屠杀，已经习以为常。它嘲笑联合国。可是，通常若有人动了某些国家的人一根头发，就要大张讨伐的新闻界，现在却几乎只字不提。不久以前理事会审议乌干达所提控诉的时候，各位都曾亲眼看到这个会议厅里挤满了人。有的观众还拍手。那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庆祝以色列的突出成就。现在有24个赞比亚人被杀，45人受伤，16人失踪，而新闻界却几乎一字不提。请看这个会议厅，几乎是空无一人。甚至联合国有些会员国，也已感到非常厌倦。是不是由于南非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不，这是由于漠不关心而起。如果联合国被人嘲笑了，他们在乎什么呢？如果流了那么多血，有什么要紧呢？流的只是穷人的血、非洲人的血、黑人的血，这有什么关系呢？

可是我认为目前应该提出而且应该继续提出一个问题，这一问题，过去已几次提出过。南非敢不敢向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国家集团的一个村落或城镇进攻呢？如果南非真的这样做，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如果这样严重的事项和事件提到理事会来，会有什么结果呢？通常被控的国家总是有所借口，说什么自卫啦、追击权啦、紧急状态啦。感谢上帝，这是第一次南非连所谓追击权或自卫权都不敢援引。或许它终于了解到，追根究底来看，自由战士和援助自由战士的那些国家才是在真正行使自卫。因为基本上南非是在对那些国家进行侵略，任何人做错了事，就绝不能自称是在行使自卫。

我们知道，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院都已宣告南非继续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此，南非没有权利，也不能自作主张留在纳米比亚。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索尔兹伯里少数政权，它目前仍继续统治我们津巴布韦的弟兄。

昨天我听到赞比亚外交部长所表示的信心，感到十分高兴和骄傲。他大体上说：

“当南非毁坏我们的村庄，攻击我们，杀死自由战士的时候，它以为可以吓倒我们。那是不会的。相反地，它不过是加强我们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捍卫一个神圣事业。自由事业是不能妥协的。所有非洲人都这么说。不但是非洲人，而且所有爱好正义及自由的人，都义不容辞，有责任来支持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赞比亚将在任何情况之下，不惜代价，永远负起它的这项责任。

这是一番很崇高的话，所有自由战士听了都一定会受到鼓舞。赞比亚外交部长因说出这一番话而有荣耀；赞比亚因此而有荣耀；非洲因此而有荣耀；最后，国际大家庭因此而有荣耀。

就负有维持和平责任的安全理事会来说，这件事一定使它相信，只要南部非洲有种族主义非法少数政权存在一天，就一天不可能有和平。昨天是赞比亚和安哥拉；明天也许是坦桑尼亚。也许是博茨瓦纳；也许是莱索托。为什么不会是扎伊尔？为什么不会是贝宁或任何其他非洲国家？

凡此种种，都必须停止。南非为联合国各机构带来的烦恼够多了。正如赞比亚外交部长昨天说的，理事会必须至少表示它同赞比亚和自由战士是站在一起的，一点也不含糊地谴责南非的侵略。当赞比亚外交部长回国时，他至少能带给国人一个希望，一个音信，说他们的牺牲不是徒然的，他们的斗争是受到国际大家庭的支持的。这样安全理事会才显得出它在非殖民化方面的进步政策是持续不断的。

我刚才说过，许多其他发言人也说过，联合国已经宣告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承认自由战士的斗争是合法的。

这是理事会至少可以做到的——姑且不谈对侵略造成的损害的赔偿。我相信理事会定会这样作，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许多决议得到实际执行。

这就是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所表示的希望，我深信，凡爱好正义及和平的人，也都

同抱这种希望。

主席：扎伊尔代表对担任理事会主席的我和我的国家说了许多亲切的话，我要向他表示谢意。我同我们扎伊尔的同事一样，对于我们两国间所存在的极好关系，特别是对我们两国间长期以来的美好合作，感到愉快。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了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乌干达代表的信，要求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被邀参加当前议程项目的讨论。因此，按照安理会惯例，安理会如果同意，我提议邀请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和乌干达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马达加斯加、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塞俄比亚代表易卜拉欣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索隆德雷贝先生，乌干达代表姆旺加古洪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利比里亚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利比里亚）：主席先生，我趁此机会祝贺阁下担任一九七六年七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

我要代表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向中国代表，并通过他，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非常深切地同情和哀悼他们因最近的地震而受到的损失。

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威廉·托尔伯特博士命我在这一次辩论中发言支持赞比亚政府，并强有力地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经常侵害赞比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我们也谴责南非侵害非洲南部其他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

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西特凯·姆瓦勒阁下已在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对本理

事会的发言中彻底地分析了南非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侵略赞比亚政府的，尤其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侵略的凶暴行为和诡计。所谓的南非代表曾于答复赞比亚外交部长的发言中说：

“首先我要声明，南非政府不知道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击赞比亚的西洛拉村的事情。南非政府从来不曾命令也不会命令攻击赞比亚的村庄。”

（第一九四四次会议，第23至25页）。

我国政府认为，南非代表对于这件事的矢口否认引起了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我要通过在本会堂的南非代表质问南非政府。

南非政府愿意接受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件事的调查团并与它充分合作吗？南非政府愿意将所有有关这一期间它的军队的调动的资料提供该调查团吗？

本理事会的好多决议都宣告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此，南非不得利用纳米比亚领土的任何一部分作为侵略赞比亚共和国领土完整或攻击为解放其祖国而战斗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发动基地。

如果欧洲各国为从纳粹铁腕控制之下解放其国家而斗争是完全对的，为什么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为从南非非法种族主义政权之下解放他们的祖国而战斗却是错的？

末了，我要求南非代表答复我刚才提出的关于派一个调查团的问题，以便在本理事会就当前问题可能通过的决议草案中顾到这个因素。

我要进一步告诉南非政权，正如我从前曾在本理事会中告诉该政权的，时钟是无法拨转回去的。屠杀解放战士或杀死为求本身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徒然播下种籽产生更多解放战士和更多英勇斗争的人民。他们将前赴后继地不断起义，直到整个非洲都自由为止。

主席：我感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本人所致的祝贺词。

下一位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科斯塔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曾经在上次会议上祝贺阁下处理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方法深具效率，并称赞存在于意大利与古巴之间的相亲相敬关系。今天我愿再一次表达这种情感。

我国代表团感谢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给它机会在这次辩论中发言，但无投票权。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遭受了地震。我也要在这次地震受害的人表示我们的慰问之意。

今天使我们来到这里的局势虽是富有戏剧性的，却并不是新的。安全理事会及其它联合国机构审议和谴责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侵略扩张主义等无法容忍的特性已逾十五年。话已经讲过了好多；决议的件数已积成了好多卷；对于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如本理事会当前议程所显示的，这种制度构成了对非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威胁，甚至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国际社会的抗议呼声是响亮而明确的。

仅仅一个月前，就因为索韦托和其它许多地方的学生和其他人士起义反抗压迫，遭受血腥屠杀而需要召南非政权到这里来受审。来自约翰内斯堡的消息明确地显示该国国内的反叛起义正在升高，而警察和种族主义军队则更加拼死地采取了更多没有用的行动，妄想以流血来镇压反叛。

今天理事会又须开会审议南非政权的又一次侵略行为。对于它这一次对一个进步的非洲独立国家：赞比亚共和国的新攻击，我们并不感到惊奇。今年种族主义的南非已对赞比亚的人民和政府有过14次武装侵略行为。最近的一次——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那一次——是发生在西方省卡翁加马希区的西亚洛拉村。南非军队毫无理由地侵入了这个在赞比亚境内28至30公里的地区，并在空军的支援下攻击并轰炸这个村庄及西南非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过境营地，杀死24人，伤45人。

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已对理事会发言谴责的这一侵略行动构成对赞比亚领土完整的公然侵害和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威胁。对于这次罪恶昭彰的行动，昨天南非代表在他对理事会发表的声明中讲了他一再重复过的话，说他的政府并不知道这些显然是由南非政府主谋的事件。

沃斯特政权不以派遣一排种族主义队伍攻击西亚洛拉为满足，它还“适当地使用了”它的反动空军武器。我们说“适当地使用”是因为国际社会知道得非常清楚，南非从西方各国获得的军事接济原是供这种用途的。南非生产军火及接受军火都是为要保持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反对解放运动，设法遏止国内的反抗，以及，一如赞比亚的谴责所昭示的，攻击区内的其它非洲国家。

古巴代表团非常震怒地谴责对一个进步的不结盟主权国家的这种法西斯种族主义侵略。

不久以前，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在阿尔及尔开会，表示否认南非政权的威权，并表示严重地关切帝国主义国家支援这个被包围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阿尔及尔发表的郑重宣言今天已因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审议而产生了新的效力。

面对着这些事实，我们必须分析，即使是简单地分析，这个堕落政权的根源，它的影响和它的前景。

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是与一九四八年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平行的，而且也是与具有侵略性的北大西洋组织集团及所谓战争边缘政策、柏林挑衅，建立一系列基地及对付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的军事协定分不开的。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与帝国主义扼杀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略相策应，使该政权成了非洲的反动警察。

它以最恶劣的土地给予1,800万黑人，将他们放在受歧视和受压迫的蛮横制度的框框内，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奴隶加以剥削，使他们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工。

博萨先生居然敢在六月十九日的上一次发言中提出他所代表的政权捏造的谬误数字。但是，他忘记指出，做白人所做的同样工作，黑人的薪水却要低十倍到二十倍。博萨先生也未提到给黑人做的工作都是比较繁重的。他忘记指出，这个国家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工资竟能相差到三十倍以上。他更未说明，一九四八年与一九七三年间由于压迫非洲人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所建立的这种残酷法律制度的结果，有1,050万非洲人民受到审讯和监禁。

除此以外，我们更须说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南非军事预算计达13亿兰特，等于全部预算的百分之十八，占南非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而且，这年军事支出比上次预算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

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样一个卑鄙不人道的政权居然仍能照样生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骑在南非黑人大众的肩头上的不只是比勒陀利亚的领导人们，而且——我要强调这一点——还有帝国主义跨国垄断企业，它们每天从黑人身上剥取巨大的利润。举个例说，200多家美国公司居然占了南非国内外国投资额的五分之一。简言之，支援及维护南非政权的是帝国主义垄断业的国际联盟。是这个联盟把原子反应堆、直升机、新式飞机——总之，每一种供侵略用的武器——放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手中。

用来屠杀索韦托和其它各地爱国人民的武器就是这同一批武器，也就是几个月前被安哥拉爱国人民英勇行动击败过的武器，和今天用来对付赞比亚及威胁非洲所有各民族和各政府的武器。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个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已经进入了无法避免的决定性危机阶段。这种危机就是最高明的西医也是无法挽救的。他们无法挽救这种制度，因为南非的危机所反映的正是非洲大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危机。几内亚、比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人民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点。

手无寸铁的索韦托人民用手中的木棍和石子对付他们的压迫者；安哥拉胜利地

击败了南非政权的侵略从而永远破灭了白人种族主义者比他人优越的神话；而且，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茁壮成长之中。

在对种族隔离政权及其支持者如此紧要的这个过程中，国际社会的任务已因其与非洲进步的主权国家及各民族解放运动的战斗团结而具有了特别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面对了这一次南非政权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古巴代表团代表其政府和人民，赞成这个姐妹国人民及非洲统一组织所有各成员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在我们的血脉中我们有好多从非洲被带到美洲大陆的奴隶的血液。古巴希望安全理事会强有力地谴责这种新种族主义侵略，并申斥该政权占有纳米比亚。我们要求理事会这样做。古巴希望本机构对南非政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并要求那些以武器提供南非、以发展外交关系鼓励南非以及通过投资和贸易关系支持南非的国家终止这种关系，从而遵行联合国的各有关决议。

古巴为忠于它的原则而提出这项呼吁，而且也只是以战斗精神报答古巴在它的反帝斗争中受到的支持。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本人的祝贺词。我要趁此机会说明对于他再次提到的他本国与我国之间所存在的良好关系，我也同他一样，深感满意。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拉索伦雷布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满意地看到你在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意大利和马达加斯加间的密切和真诚的关系使我希望在你勤奋、英明和明智的领导下，安理会将能够在审查赞比亚的控诉以后作出决定，使大家有理由希望非洲将经历到一个和平与安全的时代，尤其是一个公平和自由的时代。

同时，我也要向你本人并通过你向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对允许我们参加这次的辩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

主席先生，我要同你一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最近影响到中国广大地区的地震所造成的人命损失和物质上的损害，表示慰问之意。

到了现在大家都已非常熟悉赞比亚外交部长姆瓦勒阁下提请安理会注意的事实，也不需要我耽搁安理会的时间来重述一遍，即使我愿意如此作的话，我也不能象赞比亚政府的成员那样有说服力地并有权威性地把事实提出来。我们很荣幸他亲自来参加这次的辩论，我们为此要对他诚恳地表示感谢。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谴责非法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一再对赞比亚共和国进行侵略行动。赞比亚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我们同它本着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和全面解放非洲的共同目标，有着长期存在的联系。实际上，我国认为对任何非洲国家进行的任何侵略，也是对我国、对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种侵略；不管受害者是谁：科摩罗、索马里、安哥拉、莫桑比克、乌干达或赞比亚——只提出几个为本年度安理会进行辩论的主题的国家，这都是真实的。

从所牵涉到的牺牲人数来看，我国代表团认为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赞比亚领土内三十公里的锡亚洛拉村进行有预先计划的暴力行为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赞比亚政府表示、并由它转告丧失亲属的家庭马达加斯加政府和人民的诚恳的慰问和衷心的同情。

这些暴力行为是非常严重的，必须加以谴责，因为这严重地和公然地违犯了国际法和联合国——我可以这样说，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应再属于这个组织了——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我简直不需提起这一段，该段禁止：

“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对锡亚洛拉进行袭击的罪行也是严重的，因为它的目的是以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旗帜下进行斗争以实现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解放他们的国家的纳米比亚民族主义者对象。沃斯特政权蔑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非法地占领了纳米比亚领土。

同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悲惨事件也是严重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件孤立或特殊的事件，而是由以尖端武器武装的空降部队对一个国家，即赞比亚进行长期的一系列攻击的一部分。赞比亚的唯一罪行是因为它与纳米比亚有共同的边界、它反对种族歧视、白种优越和少数人政权并因为它赞成多数人统治和非洲的自决。

一九七一年十月，安理会进行辩论期间，赞比亚政府代表通知我们种族主义南非政权侵犯了其国家主权二十四次。昨天，姆瓦勒先生列举了自今年开始以来的十四次的其他侵犯罪行——即平均一个月两次。

一个国家政府有系统地侵犯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达到其国家目标的这个事实就足以使它失去一切的合法性——假设它本来有任何合法性的话。沃斯特政权从来就没有过任何合法性，而它攻击赞比亚所追求的目标也同样是非法的。

事实上比勒陀利亚代表想要对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事件撒谎也完全改变不了真相。这个谎言也不能反驳它的政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怀有敌意的事实，它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南非远征军派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点——赞比亚或其他任何地方。他的那种谎言将不会使我们相信是火星人不断地来到锡亚洛拉和卡普

里维地带的邻近地区造成死亡和损坏。现在只有两个解释：比勒陀利亚对非法驻在纳米比亚的军队已失去了控制，而这些部队现在对每个人越来越危险，包括比勒陀利亚政权本身，或者是对这些邻近非洲国家领土的侵犯已成为例常的事务，以致这些部队已不再需要等待比勒陀利亚的命令来进行它们的袭击行动。无论如何，对邻近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是不可轻视的。

这时安理会不应再听信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解释。

这时安理会应本着第300(1971)号决议的精神，表示它要坚决保障赞比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并不再容忍南非武装部队为了不利于非洲独立国家的目的而在普里维地带和整个纳米比亚的非法驻留。

这时安理会应停止宣布它对纳米比亚独立原则的支持，而同时又容忍南非占领纳米比亚并利用它的领土来作为侵略邻近非洲国家的基地。

如果安理会要继续闭目无睹南非部队在纳米比亚本国或在赞比亚等外国领土内对纳米比亚公民进行迫害和屠杀，那么这时我们就不要再假装支持西南非民组及其合法的要求了。

在我刚叙述过的情况中，安理会有责任要求对赞比亚共和国一再进行侵略所犯罪行应负责任的南非部队撤出纳米比亚。这种措施如经采取和推进，将会满足赞比亚的安全的需要。这种措施并不意指联合国或其会员国使用武装部队，即使第四十一条并未将之包括在所列的措施内，但无论如何该条并没有任何限制性。这个措施是符合法律的，因为，南非并没有对纳米比亚行使主权，便不能在那里维持任何部队。此外，我简直不用说，这种措施不致违反安理会一旦在几个星期间审查整个纳米比亚的问题后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

赞比亚外交部长在其昨天的发言中，呼吁安理会实行当它通过第300(1971)号决议时所作的承诺。他要求对南非采取有效和有利的措施。我刚提出的措施

能够而且必须是其中之一。

在我继续我的发言之前，我要表示赞成昨天赞比亚外交部长在安理会上所讲的话：

“因此，主要的问题是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黑人多数统治和南非种族隔离的消灭的问题。只要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在该地区继续存在下去，国际社会将目击到这些政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断地进行侵略的行为……南部非洲的安全会仍然不会稳定而国际和平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第一九四四次会议，第13页）。

明显地，假如安理会由于这次辩论的结果有责任作出一项使赞比亚的要求得到公平解决的决定，这个决定就一定要考虑到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在南部非洲来说，就必须立即解放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并消除种族隔离。

我们已非常熟悉南非政权善于玩弄的花招，因此我们不会因他们在这次辩论中使用的手法而过分地感到惊奇。难道我们还需要回想一下在三藩市的这些计谋中最声名狼藉的一个例子吗？当时，南非政权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但同时它却为自己保留了它在国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权利。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它建议进行的对话和它的所谓缓和政策，只不过是一些空泛的承诺，目的是要蒙蔽世界舆论。再者，这些承诺是同它的干预安哥拉和赞比亚相抵触的。我们坚信在目前的情形下，比勒陀利亚政权公然显露出其厚颜无耻的程度达于极点，这违反了它众所周知的利益，这尤其是在那些还妄想南非对南部非洲局势的和平发展会作出某些假定贡献的方面的人将会感受到的。

我想特别对那些方面的代表提醒一下，如果要在该区域取得任何的和平演变一九七五年四月的卢萨卡宣言和达累斯萨拉姆宣言载有关于独立的非洲国家为此目的所制定的条件。南非反对了那些条件。当我们邀请它们同阿扎尼亚的非洲人民进行谈判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则对索韦托进行屠杀作为答复。南非显然不愿意在受到威胁下与我们进行谈判，但这正是它迫使赞比亚政府忍受的经验，唯

一不同之点只是这些威胁已被执行了。我国代表团确信安理会将一致谴责这种行动方式。

在我结束我的发言以前，我要先提到在军事上弱小的国家，特别是那些非洲国家，由于安理会不能对乌干达的控诉作出决定而担忧的广泛问题。乌干达的控诉与目前在讨论的问题。两者间类似之处是不需要加以说明的。

各国领土不可侵犯的概念一贯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基本的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我们以这个概念为出发点，对以色列和南非为了致力于使它们侵犯阿拉伯或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合法化或在法律上理由正当所援引的惯例和理论感到不安。

我们认为，任何大小国家的领土主权必须受到尊重我们不相信将会有任何一种理由能够使对这个原则的任何侵犯即使是临时性的侵犯，合法化或被容许。

今天对领土主权这个原则的审慎尊重是对我们不断地争取的和平与正义的维持的一种保证。

我们确信，安理会愿意保证它们将来所作的决定会使该原则的范围不受侵犯。

主席：我要谢谢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作为安理会主席所说的客气话。我同我的马达加斯加同事一样，看到马达加斯加同我国之间的关系友好，确实非常高兴。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纳米比亚西南非民组的副代表恩武拉先生。按照安理会早先通过的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决定，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恩武拉先生：主席先生，各位卓越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本国代表团能够荣幸地向你们发言，感到由衷的感谢。我们深深地尊重这个尊严的组织，因为它对人类负有重大的责任。本代表团深信，安理会在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上，终于会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

主席先生，在你担任主席的期间内，西南非民组向安理会发言还是第一次，因此我要代表纳米比亚人民、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同志和我自己，祝贺你担任这个责任重大的职位，这对巩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正义与和平——是十分重要的。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对我们听到关于中国发生的大灾难的不幸消息，表示震惊和沉痛。我们向中国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慰问。

在不到七个月内，联合国这个最高机构必须开会来审议世界上最令人谴责的罪恶政权——即南非政权——的罪行，这已是第四次了。

今年一月，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种族隔离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罪行。当时本安理会呼吁该政权撤离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并且从此以后停止把该领土作为侵略邻国的跳板。

三月里，安理会又再次被要求审议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军事侵略。安理会谴责了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并要求种族隔离政权严格遵守安哥拉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它还要求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来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其他任何非洲邻国发动挑衅和侵略行动。

但是一波未平，本组织又在上月紧急开会讨论南非臭名昭彰的政权屠杀索韦托和其他地方的学童。

今天安理会又举行会议，审议南非最近悍然对赞比亚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行径。本月十一日，可恶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一次利用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做为基地，无缘无故地对赞比亚西部省份中的锡卡洛拉村进行了空中和陆地上的进攻，最少杀死二十四人，重伤四十五人。

同一天，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博士透露，同一南非侵略势力再次利用纳米比亚为它的跳板，袭击并烧毁了安哥拉南部的三个村庄。

所有这些侵略行为是在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在它的先锋党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武装斗争达到新的高潮的时候发生的。这是由于在纳米比亚的中部和南部打开了新阵线和作战地带、巩固了纳米比亚北部、西北部和东北部以前争夺的军事作战地区的结果。

种族隔离政权及其侵略的占领军不能胜过和遏制西南非民组的坚强力量，由于它们的悲惨失败，它们诉诸公然武装袭击独立的非洲邻国，骚扰、折磨、谋杀、强奸、逮捕和拘留西南非民组的政治干部和国内的同情者。

南非恐怖主义力量所进行的暴行大多数都是不为世人所知的，因为该政权禁止任何有关暴行的报导，妄图向世界呈现一幅纳米比亚和平及纳米比亚人普遍接受它的丑恶占领的图景。但是事实同南非向世界所作的宣传却截然相反。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两名没有节制的、不负责任的占领军恐怖兵士强奸了昂根加的半盲的七十五岁的纳伦杰太太，并严重地打伤了她的八十五岁丈夫保罗斯·纳伦杰先生。这两位年老的受害者在医院过了一个多月。自从那时以后，这类事件常常在纳米比亚北部发生。

去年同一月份，南非非法占领军政权在暗杀奥文博·班图斯坦的傀儡头子厄利法斯后进行了大扫荡，使得阿朗·马钦巴和亨德里克·希康戈遭受酷刑、审讯和后来判死刑。这个审讯本身在本质上和实质上是非法的、是完全不公平的，因为它已坠落成为对西南非民组的可耻审判。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代表证实这次审判是对正义的嘲弄。

六月十日，科尼利厄斯·恩吉希坦德牧师在埃平加村被杀，村民被种族主义军队赶出村庄。他的一岁大的儿子和豪康戈牧师受到重伤。这是由于他们反对撤出村民的结果。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周末，占领军队在昂丹古阿附近杀死了一个十三岁看牛的牧童。

这些是数以百计的恐怖行为中的几件。

当南非的非法占领军政权在非法地判处纳米比亚爱国志士死刑的时候，它还在北部边境地区对纳米比亚的天然环境和人类住区进行破坏。村民被迫从库内尼河上的鲁阿坎纳经奥卡哥朗迁到恩格拉，经埃平加和奥豪万加到奥卡旺戈河上的恩库伦库鲁；从安达拉经辛加兰沃到赞贝齐河上的卡蒂马穆利洛。

数千的家庭被迫离开，留下它们的成熟的农作物和财产。人们被放逐到沙漠边缘的所谓受到保护的乡村的集中营去，人畜都受到数说不清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数十人被谋杀、数百人断了手脚或终生残废，这是由于他们反抗暴力迫使他们离开祖传的土地而作出英勇的努力。

纳米比亚变成了一个痛苦的深渊。不管在那里，人们都在哀伤。母亲痛失她们的孩子。她们的孩子是在放牛或在上学放学时被到处乱跑的种族主义恐怖分子杀害了的。这些恐怖分子单单在纳米比亚北部地区就有五万名以上。怀孕的妇女被奸淫，母亲及其背上的孩子被种族主义者的子弹连串在一起。

占领军队为了寻找关于西南非民组自由战士活动的资料，冲入人们的住屋，绑架、折磨和询问他们。这种行动往往造成许多纳米比亚人的死亡和重伤。

我提到的和其他许多的恐怖行为的每一件，西南非民组都有不容驳斥的证据。至于目前纳米比亚形势的丑恶现实，它也有事实证明。昨天恐怖势力的代表，妄图瞒蔽安理会而说的话，是与这些事实不符的。

纳米比亚人民对南非殖民主义政权继续非法驻留纳米比亚已经感到厌倦，但是有实权的人似乎都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他们的处境。

基辛格和沃斯特在西德举行会谈的前夕，纳米比亚同人民有最广泛接触的教堂写信给基辛格先生说：

“我们深信，我国绝大多数的黑人都热切希望南非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会迅

速离开这一领土……麻木不仁地执行的歧视政策……人们所遭受到的日益恐怖的统治特别是任意逮捕、无限期的扣留和残忍的酷刑……损害了人的尊严、扰乱了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使黑人与世隔绝。”

因此，很明显的是，昨天这个尊严的组织所听到的最虚假的、最伪善的政权的代言人的道貌岸然的发言，是旨在隐瞒、操纵和混淆世界的公众舆论，使它相信种族主义的南非现在打算撤出纳米比亚。该政权否认侵略安哥拉，目的也在于此。

昨天南非在这里把自己打扮成世上一种无辜的牺牲者，这十足是狼蒙羊皮的态度。这个花招，是为了转移安理会的视线，使安理会不要注意事实。南非并没有改变主意，可以为这种态度辩解。假如这个政权有什么改变的话，它是变得更为危险了。南非带到纳米比亚的，只是粉饰门面和无情的镇压，这些镇压影响到邻国。

在纳米比亚的所谓宪政会谈，只不过是——而将来也只能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为了掩饰它的班图斯坦化的阴谋诡计和使少数白人能长期统治纳米比亚的大多数人民而使用的工具吧了。所谓“会谈场所”是完全由南非的同一反动的国民党所控制的。这是一个可耻的做法和一群无用的傀儡。该政权把新衣服和新鞋给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是一生头一次穿。事实上，因为鞋子不合穿，他们决定提着鞋子进会场。

纳米比亚已经拒绝了这种“会谈场所”做法。我希望引述一个得到南非承认而拒绝参加“会谈场所”的一个部落团体。这是引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温得和克广告者报》——纳米比亚的唯一英文报：

“由于达马拉兰咨询委员会拒绝参加“会谈场所”，认为是骗人的把戏，因此要把达马拉兰代表团中持异见的团体划入宪政会议的行动遭到严重的挫折。

“同时，达马拉部落执行会驻在温得和克的支部宣布，没有联合国的监督它不会参加。

“官方承认的达马拉咨询委员会主席贾斯特斯·加勒布先生说，达马拉兰咨询委员会认为，“会谈场所”通过的一切决定都是无效的，不适用于西南非洲的。就达马拉兰咨询委员会而言，达马拉并无代表出席。在克里斯蒂先生领导下的代表团，是南非发动的团体，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出席的。

“加勒布先生说达马拉兰咨询委员会并没有从克里斯蒂先生那儿接到邀请。就算接到邀请的话，也会截然拒绝的。假如期望达马拉团体参加的话，‘会谈场所’就必须作出原则上的改变。此外，应该由‘够资格的、负责任的人，而不是由一群官僚主义者’来发出邀请。

“.....

“它要求为西南非取得自由和独立、领土完整和所有人，不论其种族、肤色或种族来源的民主权利和平等。”

种族主义代表尽力想欺骗安理会，说什么所谓宪政会谈已为纳米比亚带来变化。当然，这些会谈帮助南非在军事上扎根于纳米比亚；当然，这些会谈在纳米比亚造成更多死亡。但是纳米比亚人所要求的改变，是占领政权完全撤出纳米比亚。

我们都知道，所谓宪政会谈的顶点，就是想在下个月底以前，在纳米比亚制造一个傀儡政权，由一个傀儡的黑人总理领导，以掩盖作为他的副手的真正的白人总理。这样的政府，把国防事务和外交事务都交到比勒陀利亚的手里，或者是同意种族主义部队在这个政府的“邀请”下留在纳米比亚。这当然是有助于反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侵略力量。

我提到的恐怖行为和国际强盗行为，是在南非应该遵守今年一月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时候发生的。非法政权故意使用这些办法，妄图把所谓宪政会谈——或是说“会谈场所”——的结果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南非象

任何魔鬼一样，清楚地知道，只要纳米比亚的先锋党西南非民组象今天一样强壮有力的话，它是不能够在“会谈场所”的烟幕后面，把它的阴谋诡计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

事实上，南非占领军政权对纳米比亚人，特别是西南非民组支持者所犯下的一切罪恶行为，都是旨在消灭西南非民组，阻挠非殖民化的努力和纳米比亚的真正解放。因为只有西南非民组能威胁南非的诡计。因此，本代表团呼吁安理会不要受到这违反政权的蒙蔽。只要国际社会不采取明确的步骤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阴谋诡计，它就仍然继续是一个侵略的、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政权。该政权要继续以殖民主义者的姿态留在纳米比亚，并且利用纳米比亚来达到它的侵略阴谋。

南非种族主义占领南非是这个地区局势的紧张的关键所在。终止其占领将会促进那里的和平。我们要求参加辩论。特别是因为我们被这个好战的、扩张主义的政权，用来侵犯独立非洲国家的领空和领土完整。

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是支持国际法的，完全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支持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一般人权的。西南非民组赞成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

事实上，在种族主义者袭击赞比亚的西亚洛拉村时，被杀的多半是手无寸铁的纳米比亚爱国者。我们认为，这次侵略是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理应遭受谴责的。

南非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它占领了我们的土地。我们有正当理由认为南非是我们的敌人，而南非认为我们是它们的敌人，因为我们使南非难以进行它的阴谋诡计。假如不谴责南非这种蛮横的行径，难道我们作为敌人，要到碰头时才打架吗？难道要在纽约碰到这个敌人才动手吗？

南非的所作所为并不支持我们和安理会所代表的原则。它多次侵犯安哥拉和赞比亚领土。昨天，种族主义代表在这里说，南非政权事先并不知道它的侵略部队对赞比亚的行动。我猜想他是对的。他和他的政权并不须知道，因为他的政权今年制订了一条法例，允许它的种族主义将军们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四处乱跑，到处散播死亡和破坏，而不必通知开普敦的议会。

他还争辩说，赞比亚的国民侵犯了南非领土。但是南非同赞比亚并没有共同的边界。假如种族主义者的意思是，纳米比亚就是南非，那么这一事实同其他事实联系起来，只能证明南非不是要纳米比亚的一寸领土，而是要它的全部领土，而且已经把它全部合并。这就是西南非民组继续斗争的理由。我们是纳米比亚人不是南非人。我们在纳米比亚反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而不是在南非反抗。它们一离开纳米比亚，战争就会停止。因此，假如它们真的象它们的代表昨天所宣称的那样爱好和平的话，假如它们真的想要谅解、调和而不要反诉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离开我国呢？为什么它们把纳米比亚军事化而不受惩罚呢？它们为什么要屠杀纳米比亚人呢？它们为什么要虐待我国呢？

侵略政权的代表昨天在这里说，它们同来自十一个非洲国家的十一个持异议的团体有接触，这些团体的目标就是推翻它们的政府。穆沙拉党就是由它们训练出来的，目前正在赞比亚共和国捣乱。我们相信，这十一个其他团体正在或将会在它们各自的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的不稳定所造成的又一威胁。非洲各国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在这方面，占领军正在训练安哥拉的反动份子为恐怖党徒，打扮成西南非民组战士来恐吓纳米比亚人，企图破坏民组的名声。这个企图必归失败。

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对纳米比亚人民负有责任。纳米比亚一定要而且将会解放。纳米比亚鲸湾的西南非民组大会重申它对萨姆·努乔马同志的领导才能的信任。并确认纳米比亚的解放只能在他的领导下努力才能成功。西南非民组是吓

不倒、压不垮的。种族主义者的恐怖和威胁行为，只能加强我们的信念，即在种族主义占领军政权宣布它对纳米比亚没有什么要求时，它不是诚意的。因此解放战争将会继续扩展，对抗种族主义政权的挑战。

恐怖主义政权代表昨天在这里说，反诉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那么对于他来说什么才不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呢？他说一定要避免战争的破坏，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容许战争的破坏。我要提醒他，把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决议丢到垃圾箱里的，正正是他的政权。这项决议要排除战争的根源，就是说，把他的占领部队撤出纳米比亚，同时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选举。

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国家，并呼吁那些友好的国家作出有利的反应，帮助我们维护我们在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的人民的权利。

我们认为不须列举出世界上最富挑衅性的政权的言词矛盾了。我宁愿谈谈那些同这个政权联盟的国家。

我要谈到以色列现在在非洲南部出现的情况。纳米比亚北部边境地区的清扫和那儿错综复杂的防御结构的部署，都是根据沿苏伊士运河的巴勒夫防线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前的格局的。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我们的可靠消息，这是由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种族隔离政权所作的慷慨援助，共同努力来加强、促进和巩固沃斯特访问特拉维夫时订下的所谓中等力量国家的理论。

最近对非洲独立国家赞比亚和安哥拉进行的军事入侵，是在以色列袭击恩德培机场后几天发生的，入侵事件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很不幸地，今天我看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约翰内斯堡的《明星晚报》，上面暗示南非同以色列的合作并以色列正在帮助训练南非人打游击战。这是为了阻挠那些正当地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作斗争的人活动。

特别要注意的是，南非用来进行上述的恐怖主义、侵略和国际强盗行为的战

争机器，是由这个庄严的组织的一些成员供应的。对赞比亚和安哥拉村庄进行闪电袭击的云雀式和狮式直升机是分别由法国和英国供应的。每天在赞比亚、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造成非洲人民的死亡和破坏的海盗型轰炸机、海市蜃楼式喷射战斗机和羚羊式飞机，是分别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直接获得，或者先领建造执照而后得到的。

就算是现在，南非政权的手中仍滴着索韦托、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无辜人的鲜血，它坠落成为心理不正常的死亡和破坏的贩子，除非能使非洲人民流血，否则它是不会安宁的。它已经成为一个疯狂的谋杀者。该政权制定最富侵略性的法律文件，把南非订为在撒哈拉南部的整个非洲，其原因也在于此。当然，沃斯特先生本人是个纳粹份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因此入狱。

因此，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继续向南非提供军援和更糟地提高它的核技术，是不可思议的、是极其令人困扰的。我们不能不下这样的结论：任何同南非种族主义者勾结的国家，都是是它的可憎的恐怖、谋杀和侵略行为的帮凶。我们谦卑地请求它们停止这种对待南非的危险态度。

在结束时，我国代表团坚决促请安理会以最强烈的字眼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和其他邻国的蛮横侵略行为。安理会必须再次谴责南非利用纳米比亚作为跳板，攻击独立的非洲国家，并要求法西斯力量立即离开纳米比亚领土。

必须谴责南非种族主义肆意杀害国内外的纳米比亚人。

最后，安理会必须决定实施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来消除这个癌。

主席：安理会注意到恩武拉先生的发言和他个人希望对我们的审议作出的贡献。

赖亚力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对赞比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穆瓦雷阁下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杜马阁下亲自出席安理会表示热烈欢迎。穆瓦雷外长阁下昨天在发言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南非当局对赞比亚的侵略行为并给予严重谴责,安理会理应加以认真的考虑。

南非部队于七月十一日在空军掩护下,悍然对赞比亚边境村庄西亚洛拉进行袭击和轰炸,造成赞比亚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在此以前,南非当局还连续十多次无端侵袭赞比亚边境地区。这一系列侵略行为是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人民犯下的新的严重罪行,是对赞比亚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和对赞比亚的侵略,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也是对全体非洲人民的猖狂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行径表示愤慨和强烈谴责。

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这次对赞比亚的侵略,是它反动本性的又一次暴露,也是它垂死挣扎的表现。近年来,南部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持续深入发展,使南非沃斯特等种族主义政权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超级大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大耍反革命两手策略。它一方面对内宣扬“种族和解”,对外侈谈“对话、和谈”,另一方面则大力加强了对南非人民的野蛮镇压,加紧勾结南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并不断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军事挑衅,妄图借以扑灭阿扎尼亚人民的革命烈火,阻挠非洲国家对阿扎尼亚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六月十六日,南非当局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索韦托大惨案。接着又对赞比亚边境地区进行了无端武装侵袭;几天以前,它再次对南非威特班克地区手无寸铁的黑人学生进行了血腥屠杀。它至今仍非法霸占纳米比亚,甚至利用纳米比亚做为基地对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累累罪行和倒行逆施彻底戳穿了它们所玩弄的反革命两手策略,说明它决意要同广大非洲人民为敌,这只能激发阿扎尼亚人民进行更加顽强的斗争。正如最近在毛里求斯召开的非统组织第十三届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所指出的:“保证南部非洲人民免除再遭屠杀的唯一有效办法是

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在团结战斗的全体非洲人民广泛的支持下，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必将加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末日的到来。

赞比亚政府和人民，在卡翁达总统的领导下，坚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义斗争，并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赞比亚政府和人民为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支援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挑衅和霸权主义的压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对此，我们表示钦佩。赞比亚外长阁下提出的对南非侵略进行强烈谴责等正义要求，中国代表团表示坚决支持，并认为安理会应该据此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赞比亚的侵略暴行，要求制止这种强盗行为的再次发生，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采取其他必要的相应措施。

主席先生，

根据新华通讯社的报道，本月二十八日在中国河北省东部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天津和北京一带也受到了比较强烈的震动。目前，中国政府已采取紧急措施迅速领导群众投入防震、抗灾斗争。受灾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正在满怀信心地战胜自然灾害。在今天的会议上，安理会主席和许多代表在发言中都表示了慰问。我愿以中国代表团名义对他们所表达的诚挚感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将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他们的情意。

主席：根据已经进行的非正式协商，安全理事会的下一次会议将在明天下午三点举行。假如我充分理解大家普遍一致的意见的话，我希望我们在那次会议上就将近结束——假如不是完全结束——一般性辩论。

下午七时散会